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

第一回 棄國狂奔倉皇南走 毀家紓難慷慨北行

引首： 何事風塵莽莽，可憐世界花花！昔時富貴帝王家，只剩殘磚破瓦。 滿目故宮禾黍，傷心邊塞琵琶。隋堤一道晚歸鴉，多少興亡閒話。

話說北方庚子年，義和團大亂之後，兩宮倉卒出走。這班在京的文武各官，除有權勢的，扈駕西奔，其餘的官，不是捨不得家眷，不肯離開，就是弄不到川資，不能遠走。京城的地面雖大，京官雖多，卻無一個為國捐軀，盡他們平日八股上所說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」八個字意義。都早把這八個字忘了。但見那一班在京的尚書、侍郎、翰林、主事，門口掛的是「大日本順民」，車上插的也是「大日本順民」。一霎時間，京城內外，無論大大小小的人家，都變了外國人民，沒有一個不扯外國旗號。只見迎風招展，藍的，花的，紅白相間的，世界上怪怪奇奇旗子樣子都有了，只不見甚麼正紅旗、正白旗、鑲黃旗、鑲藍旗，又是甚麼中國黃色龍旗。這些話暫且擱下不表。

單說江蘇鎮江府丹徒縣，有一位豪傑，姓金，表字不磨，單名是個堅字。他父親是個軍功上出身的大員，出入鋒鏑之中，往來戰爭之內。一生處的是艱危困苦之境，天地間所有至難至險境界，無不視為坦途。晚年得子，就止不磨一人。未及三年，老病先死。不磨秉其堅忍凝定之性而生，自幼即端重不佻，嶷嶷可畏。母親水氏，守著孤兒過活，教以讀書識字。到了十三歲時，經義粗畢。乃今出就外傳，學西國文字。又在武備學堂，練習炮線槍靶、行軍戰陣之法。

當庚子年春夏之交，不磨正是二十歲，母親也一病而亡。不磨舉目無親，鬱鬱不樂。常在江乾一帶，登樓遠眺。日日在酒樓中，買了些上海新聞紙，考察世界現今情狀。每聽得北方拳亂情形，無不咬牙切齒，罵這些大員無知無識。

一日在酒樓小酌，披襟當風。忽見瓜州口來船，蔽江而下，人聲嘈雜，帆影紛馳，彷彿逃難一般的光景。不磨一見大驚，忙算了酒賬，付了酒錢，匆匆下樓，一直望江乾去來。比到江邊各碼頭上一看，只見搬行李的箱子、櫃子、鋪蓋卷兒、伙食籃兒，都貼著戶部、工部、吏部、刑部、禮部、兵部、翰林院、內閣字樣。不磨一見，便知道是北京逃下來一班逃官。此時正打聽不清楚北邊到底鬧的是個什麼樣子，想去問個明白，又不好抓住那個來問。只見搬行李的一個一個搬得汗流滿面，身滑如油。也不曉得行李裡面是些什麼東西，搬得這樣辛苦。自下午五點鐘搬起，十七八班挑夫，搬到七點鐘也沒搬盡。不磨又想到，這些逃難的真也太糊塗，這樣笨重的東西搬得來，要是遇著強盜，豈不要遭殺身之禍嗎？

說聲未了，又見夕陽紅影之下，來了無數河運官船。船上旗幟，映著晚霞，看見寫的是某部大堂、某部左堂、右堂。只聽得搖的櫓聲更急，吵的人聲更雜。有個人在船頭上，挺著腰桿子，打著京片子，亂嚷亂說道：「你們使點勁，快點兒趕到碼頭，賞你們酒錢！要不然，咱們明兒到了鎮江，誤了咱們的路程，送你到衙門，敲斷你的狗腿！」那船上的人答道：「大爺不要著忙，這邊不就是鎮江碼頭嗎？到也到了，還罵什麼？囉喲什麼？」

那打京片子的不聽猶可，一聽便雄赳赳氣昂昂的，伸出手打那答話的兩個耳巴，口裡大罵道：「你這王八羔子，小雜種！我罵你，我打你，看你怎麼樣！」那答話的不敢則聲。見他含了一泡眼淚，望後艙躲避去了。

不磨看得真，聽得切，不覺大怒。以為這班貪官污吏，貽害國家，今日已弄得天昏地黑。到了這步田地，還是這樣無理取鬧，倚勢凌人；要是太平的時候，不知怎樣魚肉小民哩！怒氣沖沖，急忙走到他要泊船的地方。等他停船妥當，看見那個被打篙工正跳上岸來，就點點頭招呼他來，問道：「你們打那裡來？望那裡去？船上坐的是那裡人？怎麼樣的官？」那篙工顏色不善，憤然答道：「你的眼睛瞎了？船上旗子不是寫得明明白白嗎？我們打清江來，到嘉興去的；他們也有到杭州的，也有到蘇州的。你問他幹什麼？」不磨恍然大悟，也不去計較，也不再往下問，急急回頭，跑到搬行李這邊碼頭站著，看那搬行李的，到底是群甚麼人、甚麼景象。

此時，天色已晚，洋街上電燈已點得雪亮。看看搬行李的將近搬完，船上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穿著長袍大袖的衣服，一起一起的上岸，都是一個個扶掖而行，各現一種狼狽之色。

最後有兩個南邊老媽子，扶著一位白髮龍鍾的老太婆，頸脖子上、手腕上都圍著藍布白布，布上血跡模糊，好像是刀創光景。老太婆當下一面走，口裡一面操著湖南土白罵道：「這都是天殺的康有為害我的！請了洋兵進來，害得我走都走不贏。大師兄說我是奸細，把我斃了兩刀。虧得菩薩保佑，沒有死」

說聲未畢，忽有一個四十來歲的，穿著大袖半截紗長衫，架著碗大兩眼鏡，急急走來，說道：「媽媽不要則聲。岸上就是洋人地界，小心把（給）洋鬼子洋槍打死。」那老太太聽了，果然啞口無言，睜睜眼睛，兩手發抖。扶著的兩個老媽子，也是面無人色，急急忙忙，三腳兩步，跨到六吉園棧房門口。進門時還幾乎被門檻絆倒。

不磨看了這樣情景，聽了這樣話，不覺發聲狂笑。那四十來歲穿半截長衫戴大眼鏡的，聽見笑聲，還回頭狠狠的盯了不磨幾眼。不磨歎道：「蠢蟲，蠢蟲！我看你們真個比有知識的禽獸都不如了！自己在北京連群結黨，稱頌大師兄法力怎麼樣大，怎麼樣靈，把社稷當作孤注，拚作當玩意兒，弄得今日天翻地覆，雞犬不寧。到了自己逃難，還埋怨康有為害的，說是康有為請洋兵進來。我想康有為那裡有此本領，可以調遣各國洋兵？我恐怕中國人於今沒有這號有臉的人罷！」

口裡一面說，心裡一面想，腳下一面走。猛然抬頭，不覺已到自家門首，忙叫開門。覺得精神焦躁，呼喚管家金融，掌燈安息。飯也不吃，書也不看，就和衣而睡。自在枕上，翻來覆去。想到北方生靈塗炭，已入水火之中，南方密約未成，未知顛沛何似。這些做官的固可以逃生，那些做百姓的又何以活呢？不磨生性慈善，素有澄清天下大志。此時顛倒夢想，要想拯救這時候北方民人，卻總想不起一個好法子。

到了第二日，將要天明，忽忽小睡，不及片時，又為家人們驚醒，連忙起身。漱已畢，即刻更衣出門。重到昨日江岸所立地面，尋個茶樓小坐。買了幾張上海昨日新出新聞紙，只見《新聞報》、《中外日報》都載著：

各國聯軍，已於十九日攻破京師。兩宮西幸，已駐蹕貫市。

不磨閱畢，不覺心更惶惶。再望樓下看時，那江岸逃難的官員家眷，更比昨日多了好幾倍。洋街碼頭棧房，已有人滿之患，並有望城裡租屋借住的。今日來的逃難的官眷，又比昨日不同，倒有一半披麻戴孝的，並有哭哭啼啼同好些棺木同來的。細細打聽，卻都是在路上遇著義和團路劫，或遇著游勇打單。就是昨日那位老太太口裡罵康有為的，也是大師兄說他是教民，斃了他兩刀，並無一起是為洋兵糟蹋。

不磨聽在心裡，並知北方亂事已極，一天緊似一天。若不設法救護，將來亂到南邊來了，就無法可救了。又因生性好奇，最不喜與人苟同，便想道：「人家有官有職的，都是這樣望南邊逃來；我這無官無職的，偏要望北方走去。」又想道：「我家私尚有兩萬，若是南邊亂起來，便將分文無著。我卻不肯送把（給）亂民搶奪。我不如賣了這個當盤纏，到北方走走，或者遇著機會，於自己宗國尚有一二分可救呢！」

此時聽得山東尚稱平安之境，便定了從清江浦、山東一帶進京察看的主意。會了茶鈔，也不再去看逃難的光景，一氣奔回家中。接二連三叫管家金融，來商量變賣產業、隻身北遊之法。

管家金融一聽大驚，便垂著手，低著頭，想了半天。以為這小主人是不懂世事的，便依著自己見識，發聲勸道：「主人呵！老主人冒了一世的險，做了一世的官。人家到了這個份兒，就有幾十萬幾百萬的家當，到了今日小主人手裡，賣掉兩萬三萬的，也就不為過；但是老主人平日待人寬厚，待己刻苦，今日剩下這點點不到兩萬的家私，都是勤儉辛苦積下來的，又不是由貪污剝削而來

的。小主人還該體恤體恤老主人意思，慢慢的用罷。況且老主母守著小主人，守到這麼長大，也不容易。北方兵亂，極是可危的事情，又沒有甚麼親、甚麼友，有甚麼好看，要自己賣了家私，去到北邊去呢？想是主人悶得慌。不如奴才跟了到上海一遊罷。」

不磨聽了，喝道：「你這狗奴才，真是天生的奴才見識！《孟子》上不說過：『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猶己飢之也。』我是披髮纓冠，往救同種之難，已是不可片刻稍遲。我主意已定，已是不可挽回。你曉得嗎？我要是不賣這家私，等到洋兵進來，土匪作亂，我還有麼？你又想想看：老主人出兵打仗，身在刀林彈雨之中，尚且死而無怨，我又不去與洋人、拳匪去對敵，去殺他們，我是去做好事的，我還怕什麼！」金融聽到這裡，忙笑道：「主人主人，要是做好事，主人將這家私賣去一半，交把（給）上海善堂善會裡就是了，又何必自家去哩。」

不磨急得忙頓腳道：「你這——你這——你這真正天生奴才種子！你不想想，我有錢，我不曉得自己用，要送把（給）人家用？我做好事，我不曉得自己做，我要人家代我做嗎？他們那些善堂善會，那裡是做好事，還不是想借此發財！你這奴才那裡曉得，也就聽信了他們。你要有錢，你送把（給）他們用罷。我是做主人的人，卻不同你這奴才一般見識。我正要自己做事，自己用的。你快快去，與我設法變賣家產。你曉得麼？我這裡遲了一天，那北京城裡多苦惱一天。我性子急，你再不聽我的話，我就不用了。」

金融聽了，果然不敢執拗，只得口裡自己嚕噓道：「奴才長奴才短，我看做奴才的，不止我一人呢。那些坐八轎開鑼喝道，那一個不是做奴才！」不磨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姑且裝著耳聾，不去理他，只在家中一面清理各事，一面督促金融找尋買主。

那些鎮江城裡住的紳商富戶，那個不曉得金家底細。聽得金家要賣家產，卻無一個憐他是輕財仗義的，扶助他一二分。卻都是大家想得便宜貨，這個掙他，那個勒他。一千銀子田產，只能賣到三百兩。金融這老管家，在金家已四五十年，老家人，親眼見老主人買進時辛苦艱難，那裡就肯輕易便宜賣了出去。東跑跑，西走走，總是說價不落。這裡不磨等了好幾日，心急如火，日日催逼金融回信。金融無奈，將這情景一一說明。不磨歎道：「無怪世界大亂！人心不平，一至如此，那有不遭兵劫的！」

後來無奈，還是不磨想出一條主意。尋著一個西文同學朋友，姓名叫黃中杰，在英國洋行充當大寫，每月倒有三五十兩薪水，可以養母教子。其人雖窮困不堪，卻以信義為重，一言不苟，所以西人多敬重他。不磨尋著了黃中杰，就將財產抵押銀款之意說明。黃中杰當時就與大班商量。大班西人說道：「現在各國皆與中國開戰，早停止交易。既然是你的好友，我可以將值一萬兩的財產，抵押墨西哥洋錢六千元，多則不能。」黃中杰出來與不磨定議，不磨允可。就約明日在行中交契簽字。並托匯款五千，至北京應用；先取一千，作為路費。黃中杰進去，又與大班西人說明。西人也一一答應，就此訂約。

到了次日，不磨已是將一應應用行李，捆紮停當。選了一個小廝，就是金融兒子，名叫金利。也是不磨從小伴讀的書童，文武全才，會寫會算，會打槍靶，會騎馬作偵探。不磨帶了這個有用的家人，到後來還得他許多幫助的事情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鎮江家裡的一應門戶鎖鑰，進出用款，都交付金融看管。不磨遂同金利到洋行交割取銀。果然朋友之力勝於骨肉。等到不磨到時，黃中杰已將事事辦妥，只等不磨交契，簽字取銀。不磨簽過字，取過匯京匯票，叫金利背著一千洋錢，辭黃中杰而出。

黃中杰還祝了許多頌詞，說他自己不能同去，願他速到北京，力救同胞，種種熱心之話，令人聽了下淚。不磨遂一揖而去。再到家中，同了金利，押了行李，上鎮江小火輪，一直往清江浦東大道進京要路而來。

這裡金融送他主人去後，一直等到望不見小火輪火煙，再回家下。正是：

昔時攻苦勤修士，去作慈悲救難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評：

不磨秉性堅忍，便自不同，可見人無堅忍之性，不能做事。

老太太埋怨康有為，此必聞之乃郎平日之議論，故作如此醜語。不然，龍鍾老婦，從何發出這些不知世故的話來？

不磨不肯將捐款入善堂會，確有見地。做奴才的從何知道底蘊。

洋兵進了內地，土匪作亂，家私便化為烏有。諸公聽者，諸公聽者。

金融亦復大佳，知道坐八轎開鑼喝道，也是奴才。今日中國，奴才世界固已，下等人亦知其詳矣。

買田置產者，想得便宜貨，究竟那個得個便宜，還不是湯裡來，水裡去。諸公要不信，只看你兒孫便知端的。

我知道黃中杰這種洋學生，必不像今日一班參口頭禪的國民，必定能實心做的事，不可以其充大寫而忽之也。耐不得性子，那裡還算人才？